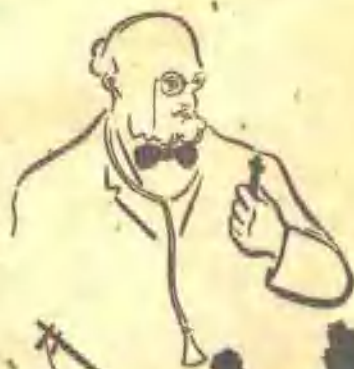


的們我是命生



的們我給是命生
宅子給有唯們我
宅到得能才

爾戈太——

劉任濤

劇悲慕三

著濤任劉

司公書圖合聯

的們我是命^生

劉任濤

命有年
命壽



謹以本劇哀悼

第二次世界大戰爲
正義而犧牲的死者

——作者

序

許傑

我因為若達兄的介紹，得認識任濤兄，因為更有一個機會，先看到他這本近作。

任濤兄是學醫的，在抗戰八年中他担任軍隊救傷及地方衛生工作，頗著聲望；但他的興趣却不能忘情於藝術，更不能忘情於劇本的寫作。假定我們說醫學是應該冷靜的，理智的，藝術是主觀的，熱情的，那麼，任濤兄的人生態度，便應該在醫學與藝術的協調，感情與理智的相互滲透當中，低徊往返了。

這一個劇本，寫一個醫生在人生旅途上所得的經驗與教訓，他忠實於他的事業，但也有愛好藝術的心情；他從藝術的境界中體會到人生的愛，與生命的意義，因而又以這愛人類的精神滲透入他的工作當中，熱心負責的救治人類的生命。在這種地方，我們不敢必定，這一定就是作者的抱負，但至少也可以使我們理解，這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所獨慕所祈求的人生。據若達兄說，這裏面當然有他自己的一部份面影，而結局及夢囈的故事，自然不是的。是的，在這位負責任，無條件的熱愛人類，并且對於藝術音樂也有相當成就的江醫生身上，我們或多或少的都可以體驗出作者的一些理想來的；但在同時作

者也借重了這個醫生，批判了他的見解與認識。負責任，熱愛人類，原是人生的美質。但這只是一個原則，在平常的場合，是可以崇敬與提倡的。如果在光明與罪惡鬥爭到白熱化的境地時，這就應該有一個變，有一個權。而責任感，也就該為正義感所代替，殺害罪惡者的生命與救治正直者的生命，同樣的成為熱愛人類的工作中心。因為殺害了壞人，才能够維護住好人，除非這壞人也成人好人。無條件的負責任，以為醫生的天職是救人，却並不在人的好壞上加以分別的話，則救人可也成為簡接的殺人的。正義，真是非的認識與把握，是要比責任感，廣泛的人類愛正確許多吧！

在這個劇本裏面，我讀出了這一點，我想，作者自己所要強調的，也是這一點吧！假定我的猜想是不錯的話，我想，作者在人生的路向上，該有了新的認識與發展，因而就批判了過去的自己，批判了劇本中的江醫生了吧！但是，這豈僅是醫事一道而已哉，也不僅僅是對於生命的見解。人生是要面對面的是非分明的挺得起來的喲！

我讀出了作者的這種見解，不知若達兄以為如何，任濤兄更不笑我是瞎猜的話否？

人物

江大夫 C城福音醫院的主任醫師，五十歲了，學問道德俱佳，平時熱心服務，博得了C城民衆極大的愛戴，皆稱他爲「活華陀」。

約翰 二十餘歲的熱血男兒，俊美而健，愛好藝術，他是江大夫唯一的獨生愛子。

林茵 二十餘歲的女護士，她具有美麗的肉體與善良的靈魂，可是身世却十分悲苦，孤苦零仃，她原是育嬰堂裏收養的棄嬰。

楊大夫 三十歲不刊的花柳科醫師，無國家觀念的享樂主義者，愛修飾，洋氣十足，自居爲「高等華人」。

孟德爾遜博士 聖公會牧師，福音醫院院長，英國人，七十歲了，白髮如銀，額長及胸，道貌岸然的傳教者。

趙慘青 C城維持會會長，律師出身，奸刁殘忍的中年人，生平善惡不分，他的人生哲學是「沒有關係」。

老劉 六十歲的公役，篤信宗教，忠實老誠，身體結實。

游擊隊員 青年戰士。

張隊長 和平軍中隊長，神經質的東北青年。

川井大尉 暴戾的日本軍官。

中國傷兵 甲，乙。

日本兵 甲，乙。

時間 三十年之秋。

地點 東南淪陷不久的C城。

第一
幕



佈景

一間臨床化驗室，內色的牆壁上，分懸着法國細菌學家巴斯德的肖像，日曆，及室溫計。左壁門通外。中央有排窗一列，窗外是花園。右壁有大窗一，上飾白窗帘，窗外爲曠野。

室內有靠椅，短檯，長檯，小檯，長椅各一，全爲白色。小檯立於右角，內陳列藥瓶及洋裝參考書。長檯置右壁窗前，爲醫師工作處，桌上陳列鐵架，燒瓶，酒精燈，玻璃試驗管，藥瓶，顯微鏡，檯燈，檯鐘等物。

暮暮

時近黃昏，室內微暗，桌上酒精燈發出白熱的火燄，熱烘烘鐵架上的玻璃燒瓶「吱吱」作响，瓶內的汽水沸騰着。

江大夫，五十多歲的醫師，早年留學歐洲，中年時代精神上還受了沉重打擊，他雖然服役於科學，但內心却熱愛藝術，他那多感性的特質，使普通人不易了解，別人說他「孤傲」，實在，他仁慈寬厚，內心所蘊藏的愛火，却没有一刻不是在燃燒。因爲宗教的氛圍，醫生的生活，才使他漸漸憎厭於世俗的競爭，於是對革命，戰爭，一概目爲人類的愚癡與罪惡。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，淡漠的態度，生活在自己那小職業的圈子內。

他服務勤謹，態度和藹，中等身材，前額微禿，絡腮鬚髮修剪得整齊風雅，目光銳利，氣宇軒昂，橢圓無邊的眼鏡，架在那高直的鼻梁上，更顯出他那多才學者的風度，端莊卓越，如果不是他那灰白的髮鬚告訴了我們，誰也想不到他是年逾五十的老人了。

室內寂靜低沉，偶爾遠處傳來低沉悠遠的晚禱鐘聲，間雜着樹上一二聲貓頭鷹的鳴。

他穿着白色診察衣，聽筒掛在胸前，全神貫注在他的化驗工作上，他一會兒紀錄，一會兒注視顯微鏡下的玻片，突然窗外傳來一陣鞭撻聲及慘叫聲，他凝神聆聽之下，搖首嘆息，伸手將窗門關閉，然後仍坐下繼續工作。

「咯！咯！」敲門聲

「咯！咯！」二次敲門聲，僅引起江大夫擡頭凝望了一下，他馬上又埋頭注視他的顯微鏡下的檢査物。

「咯！咯！咯！」三次敲得更響了。

江大夫（後稱江）請進來。

（過來的是一位風姿綽約的白衣女郎，她的身體強壯而顯得窈窕，活潑而又不失爲端莊，她穿着雪白制服，外面披着一件黑色毛絨編織的短大衣，白襪白鞋，流利的雙眸，在她的長長睫毛下閃動着，烏黑而捲曲的頭髮上，罩着菱形的白帽，像長空裏飛翔的一隻白鶴，她就是一般患者所稱譽的「病院天使」，我們的護士小姐林蘭。）

林 江大夫，怎麼還沒有休息，我已經上夜班了。（將手上的記錄簿翻翻）明天有病人開刀嗎？

江 有的，兩個中國傷兵補皮，今天新收的那個肝臟腫痛，明天也要開刀了。

林 好，那麼我就請他們辦簽字手續了。喂！三等病房第七號和第十二號床位的兩個病人，晚上老喊着，睡不着覺啊。

江 是那兩個被日本兵殺傷的女人嗎？

林 對了，就是那兩個女人，傷口痛，一夜叫到天亮。

江 （在林小姐的簿子上寫幾下）給她們每人兩顆安眠藥片，實在痛得受不了，就替她們打針好了。

（江大夫將裝有液體之玻璃試驗管放在火鉢上煮沸後，加入藥水搖動觀察，如此反覆工作。）

（窗外貓頭鷹在叫著。）

林（突然顯出一種女人脆弱的驚怯）哦！江大夫：你聽，那松樹上頭的貓頭鷹，又在叫了，真怕人！他們說貓頭鷹一叫，就要死人哩！

江（不在意地）那有什麼可怕，貓頭鷹，又不是第一次叫，牠在那棵樹上，已經叫了幾年了。

林（走去開窗）幹麼又不打開窗子呢？

江（止之）還是關了的好，聽到那邊傳來的聲音，真要叫人發瘋的。

（林茵將窗門推開一邊時，那鞭健聲與慘叫聲又清晰地傳來，她重將窗門閉上。）
林（好好的）一個聖心女校，可是現在做了臨時監獄，一個救人的醫院，緊挨着殺人的監牢，日本人，真是……

江（冷然）這才是一幅可怕的現世圖，現實的世界，就是這樣。

（室內暫時沉默，遠處傳來淒涼的琴音。）

林 嚟！江大夫：前天院長七十歲生辰，你的鋼琴，彈得真好。

江（如獲知音）是麼？……

林 那真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最好的音樂。

江（暫停工作）孟德爾遜博士，他是我們醫院的創辦人，他的一生，爲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，服務犧牲，所以他七十歲生辰，我特意爲他彈奏比多獎的「英雄索那大」來向他祝壽，向我們這位醫界老英雄致敬。

林 我看你們父子兩個都是天才藝術家，你的少爺約翰，他沒有進過美專，可是却能够畫得那樣好的西洋畫，他送給院長掛在辦公室的那幅大油畫「原野」，多好啊！院長老是稱讚你約翰的天才，約翰將來一定會成功一位大畫家呢。

江（欣然）約翰，我倒不希望他將來成功一個畫家。他的天資不壞，可是個性太強。（微感黯然）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，從小跟着父親一塊兒生活，結果漸漸地養成了他現在這種倔強粗野的性格，孩子是應該從小跟着母親，從女人的身邊，有養一些「溫存」「和愛」，那才是中和合理。……約翰這個孩子，可惜他一生就沒有過這樣的機會了。

林（無限感慨）約翰比我好得多，他雖然沒有媽媽，但是有你這樣的好爸爸，真够幸福了。可是！我呢！父母是誰？這一生我是永遠沒有法知道的，我是一個孤苦零仃育嬰堂裏收養的棄女，我這一生得不到父愛和母愛，這兒還有誰的命運，比我更苦呢？

注 命運！真的命運決定了一切：一個人即使逃出了他個人的命運圈，但是，不管你怎樣的打算，總逃不出他時代的命運圈。

林 不過，時代還是可愛的，它也像人的生涯一樣：新陳代謝，將舊的帶走，新的送來。

江（突然皺起眉來）約翰這孩子，你知道他現在在那兒麼？

林 他不是說他去鄉下寫生了嗎？

江 去鄉下寫生，完全是謊話。自從戰事發生以後，他就沒有安心讀過一天書，高中畢業了業，我要他去學醫，他藉着許多理由不願去，要留在這個危險的城市里，而且還瞞住我去幹那種可怕的工作。

林（像代人說教似的）他說這是偉大的時代，他參加的工作，是戰鬥，是革命，爲大

衆，爭自由，求解放，是我們應盡的職責。

江 够了，我怕聽到這些名詞了，……（自語）戰鬥！革命！是死亡的聲音，太可怕了！……唉！……沒有比一個醫生，更懂得生命的可貴了。

林 （恢復到女人的柔弱）唉！可怕，……

江 你同約翰感情很好，我希望你勸勸他，也許他能接受你的話。

林 我勸過他，但是有什麼用呢？他還說我們女人是天生脆弱的，女人們不會使用「血」僅會使用「眼淚」，「眼淚」是打不退敵人的，他這麼說（沉默）。江大夫：約翰的內心，你是應該了解的。

江 我的孩子，我能不了解他嗎？

林 我看你不了解他，正像他不了解你一樣。

江 （奇異）怎麼？

林 你的約翰說，他不同意你那樣的看法：把身體的疾病，當做全人類唯一的不幸，他說人應該認清「善」與「惡」，珍貴自己的工作價值，人應該站在「善」和「正義」的一邊，向着一切的罪惡和不義去戰鬥。

江 這些話當然不錯，青年人也應該有這種理想才對，不過，約翰他近來的思想和行爲，越變越激烈，實在太使我放心不下。一個青年人，往往不聽老年人的訓誡，而願意接受朋友的勸導，有機會我還是希望你勸勸他罷。

（砰的一聲，闖進來了一位楊大夫，他這位洋氣十足的花花公子，同那位嚴肅的江大夫對比起來，使人不相信他是一位醫師，然而他却是一位道地的醫師，他是上海買辦家的闊少，平時把讀書和工作看起來不過同跳舞打哥爾夫球同樣的玩玩而已。他穿着一身挺刺激的洋服，紅領帶，花圍巾，烏亮的頭髮，金絲眼鏡閃閃發光，顯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摩登人物。手裏拿着報紙，同時揮舞着手杖，闊步地走上來。）

楊大夫（後稱楊）勸誰呀？

林 我們說約翰，楊大夫。

楊（向江）約翰！（不關痛痒地）你那位大少爺呀！他前天當面罵我醉生夢死，請問你們，這個年頭要醉生夢死又怎麼樣？像今天東門外被日本憲兵槍斃那十八個青年一樣躺在地上嗎？（摸摸頸）我才不幹，捨不得這個世界。